



在那遥远的地方

凌 翔 著



新疆青年出版社

凌翔著



在那遥远的地方



北林图 A00134451

新疆青年出版社

在那遥远的地方

凌翔著

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七二二〇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印张14.25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统一书号：10124·5 定价：1.20元

..... · 目 · 录 ·

· 目 · 录 ·

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篇）	1
叩开罗布泊的神秘大门（中篇）	81
铺“路”架“桥”的人	157
一个向进化论挑战的人	179
他，是一首很美很美的诗	202
天山情	222
昆仑石	238

· 目 · 录 ·	· 目 · 录 ·
播情古尔图·····	249
“齐青天”外传·····	260
嘿，这厂长·····	282
银幕外的“短镜头”·····	297
刀尖上的探索者·····	306
她，这样生活·····	317
端盘子的姑娘·····	332
默默无闻的人·····	340
土地，你可曾知道·····	354
旅途笔记·····	367
——访乌鲁木齐铁路局京一组	
末代皇帝的后裔（中篇）·····	385
后 记·····	452

在那遥远的地方

引 子

这是一九八〇年初，在北京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举行的全国文艺会演颁奖大会上。掌声、乐声、欢笑声，汇成一股强大的热浪。他，站立在主席台左侧的那位半秃顶老者——歌剧《带血的项链》音乐创作二等奖的获得者。身穿一件对襟的小棉袄，不知所措地呆立在主席台前。那张皱纹纵横的面颊正流淌着两行热泪，模糊地凝视着此时此刻眼前发生的一切。如梦，似醉。

一位满脸含笑的首长走过来，把一张金灿灿、亮闪闪的奖状和一个小红纸包，递到老者的手中。随之，飘来一句温暖、关切的话语：“王老，祝贺你！”

就在这时，半秃顶老者拽住首长，将接到手上的小红纸包又递了过去。

首长惊疑地注视着面前的老人。

雷鸣般的掌声嘎然而止。几千双眼睛齐刷刷地射向前台，整个剧场静得能听到钟表的“嘀哒”声。

“王老，奖金只有几百元，请不要嫌少。您知道，我们的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折腾，底子太薄……”首长在经过瞬间

的沉思之后，语重心长地说道。

老人张了张嘴，可马上又合了起来。他全身在剧烈地抖动着，片刻之后，那合起的嘴巴才重新张开：

“首长，请原谅，我并不是嫌少。正因为我知道国家底子薄，所以压根就没想要这份奖金。只是这头顶上的……”老者将右手象“帽子”似地捂在头顶上，“这上边的东西，是任何奖金和荣誉都冲淡不了的……”

首长直到此时方才明白了老人的意思，老人头上还有着一顶“帽子”啊！面对着面，靠得是这样近，该怎么向老人表达自己心头的不平静呢？……伫立许久，只见首长用力地握了握老人那双瘦骨嶙峋的手，低声却充满自信地说道：

“王老，请您相信，我们的党……”

首长步履沉重地向台侧走去。台下哗声突起，人们抑制不住心头的诧异，相互交头接耳地询问着：“他……”

“他？……” “他……？！”

他，此时竟一下子改变了方才的精神状态，大步流星地向台下走来。人们清晰地看到：他那双瞳孔中的哀怨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代之的是刚毅、自信和喜悦。

突然，他那双熠熠闪亮的眸子碰到了台下一双深情、负疚的眼睛。

“您？”

“您……”

……

半个小时后，老者被深情、负疚眼睛的主人请到了家中。

在那间摆着一架高级钢琴的房间里，老者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三鲜水饺、半只烤鸭，外加一瓶五粮液。食物虽算不

上丰盛，可老者却已着实领受了主人诚挚的情谊。

饭后，一杯滚烫的咖啡送到老者桌前。深情、负疚的眼睛又一下子变得不安起来。敏捷的老者似乎从那双眼睛中窥探到了什么，急忙岔开话题，幽默地说道：“我们的大歌唱家，咱们一别就是二十年，我连你的嗓音都忘得差不多了。来，今天我们再合作一下，我弹琴，你唱上一支‘拿手’的歌……”

老者的话音落地，便疾速起身坐到那架崭新的钢琴前，按动了琴键……

一曲优美奔放的西北民歌旋律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回荡。然而，却听不到“歌唱家”的歌声。直至曲终，老者回过身去，仍只见他双手抱头闷坐在那里。

沉默。铿锵的琴音过后，房间显得越加宁静。

突然，歌唱家猛地站起来，双手紧紧握住老者的手，声音颤抖着说：“王老，我……对不起您，前些年……一直得不到您的消息，我以为您……早已离开了人世。出版社要把我演唱的几首歌选入集子，那是您的歌，可是，又不允许署您的名，我也没有多想，就署上我的名字拿去出版了。可……那些作品都渗透着您的心血啊！……后来，我听说您从监狱里出来了，心里一直不安，感到实在对不起您……”说到这里，这位名噪全国的歌唱家竟象孩子般地抽泣起来。

老者神色黯然地望着眼前的情景，一时真不知怎么办才好。稍顷，只见他长叹一声，无限感慨地说道：“过去的事情，我不愿再去回顾，就让它象钢琴的回声一样在空间消逝吧。但是，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永远不该忘记音乐是属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人民群众中间流传，受到人民的喜爱，当然也有你们的功劳。是否署我的

名字并不重要。但你我都该记住：这功劳首先应归功于人民——创造音乐的人民！永远不该更多地去想自己的……”

倾自肺腑的话语是那样亲切，沉默无语的歌唱家慢慢地抬起头，仔细地端详着面前可敬的老人。

“笃笃笃”，一阵叩门声，将这两位沉浸在极度激动中的音乐家惊醒。拉开门，进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他径直走到王老跟前，满脸悦色地说道：“王老，您看几点钟了？今晚演出……”

老者抬腕扫一眼手表，已是晚上七点半钟，他这才着急起来。他扭转身，不无歉意地对歌唱家说道：“年轻人，振作起来，忘记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吧，努力在发展民族音乐上多下点功夫。多想想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

当他赶到剧场的时候，场内的灯光已经熄灭，宽大的舞台上，荡人情怀的“序幕”已经接近“尾声”。那优美动听的哈萨克族音乐，如同流淌在广袤草原上的淙淙渠水，拨动着首都上千名观众的心弦。轰鸣的掌声似大海澎湃的涛声，在剧场内一阵阵掠过。若在平时，作为歌剧音乐创作者的老者，定会陶醉在这炽热的气氛之中。可今天，他对这热烈的场景却置若罔闻，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急匆匆地迈着蹒跚的步履，通过昏暗的座位甬道，来到前排的一个座位上。

这里，有一个人在等着他。

“您……”待他坐定后，便扭身仔细打量着左侧座位上的一位老年妇女。

她——端庄富态，花白稀疏的鬓发和满脸纵横交错的皱纹，向人显示出已逾古稀的年纪。老者迟疑地伸出右手，

仔细地端详着……

“嗨，连我都认不出来了？”老太婆爽朗的话语一出口，又随即把手伸了过来。

“丁玲同志，丁团长，真是您！一别就是三、四十年，真让人……”他狂喜地握紧了对方的手，使劲地摇着，忍不住轻声地嚷着，狂热的激情与剧场的气氛交融成一体……

剧场内的两个多小时是短暂的，可谁也不知他们到底小声叙说了多少话，反正这晚上的演出——《带血的项链》的剧情，并没让丁玲同志记住多少。

演出结束后，在送别的路上，丁玲同志无限感慨地说：“我知道你也受了不少冤屈，可你要想得开，不要埋怨。应该时刻记住：我们是为党和人民干事业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

夜深了，同室的几位同志早已拉开了均匀的鼾声。老者却翻来复去久久不能入睡。获奖台上首长的鼓励与关切，歌唱家那深情而负疚的目光，还有尊敬的丁玲大姐语重心长的叮咛，都使他心头久久地难以平静。

夜半时分，他实在躺不住了。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眺望着满天星斗和首都北京静谧、斑斓的夜景，任凭初春的寒风向他吹来。

半个小时后，他转身轻步走到写字台前，扭亮微型日光台灯，把那张镶在镜框中的奖状捧在手上，直盯盯地注视着上面那几行烫金的字儿发愣。

大大的“奖状”二字，在他的脑海中化做一串串酸甜苦辣的音符，组成一曲雄壮、浑厚、忧伤、悲凄和喜悦、昂奋的

交响乐……

他就是著名的音乐家——王洛宾。

第一乐章

记忆的镜头摇转到灾难深重的一九三七年秋天。

铭刻着中华民族深仇大恨的芦沟桥上空，硝烟滚滚，正向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弥漫飞腾……

弹痕累累的塘沽码头，一群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正用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肮脏手掌，搜查着一队即将登船驶往青岛方向的乘客。

突然，站立在一旁“观阵”的鬼子小队长瞪大了双眼。只听他一声怪叫，“刷”地抽出战刀，指向乘客队伍中一位身穿孝服、头发蓬乱、高挑个儿的青年人。几分钟后，这位青年被几把雪亮的刺刀押进了一间小木屋内。

“你的，什么的干活？！”屋中间一张古铜色的太师椅上，斜躺着耀武扬威的鬼子小队长，他操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开始“审问”起来：“你的，说谎话的不行，共产党的干活？！”

眼望着小个鬼子拙劣、滑稽的表演，青年人心中翻过一阵难以名状的恶感。只见他嘴角上挑起一丝淡淡的、轻蔑的微笑，然后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地说道：“我是一个小小的教员。因为前几天收到了家中的电报，惊悉亲娘病亡，特此赶回处理丧事。噢，你看，这能与共产党挨得上边吗？”说罢，他故意使劲抖了一下身上那件灰色的长袍孝服。

鬼子小队长眨眨豆眼，又细细打量了一番青年的装束：

围着白箍的帽子，镶了白纱的布鞋以及那件灰色的长袍——这些，正是中国北部人们奔丧穿戴的服装。再说，他那单薄的身板和温文沉着的举止，也看不出什么别的破绽。鬼子小队队长似乎满意了自己的“判断”，于是，往太师椅上一仰，一口长气吹得唇边的一撮浓黑胡须直发颤。

就在青年刚要迈步向外走的时候，鬼子小队队长却又突然狂嚎了一声：“八格牙鲁，你的回来！”

本能的惊恐，使青年收住了脚步。车转身，只见鬼子小队队长一个鲤鱼打挺从太师椅上翻起来，猛地抽出斜挎在腰际的战刀，一步步向前逼来。

“你的，‘良民’的不是，八路军密探的干活！我的，大大地知道。”

雪亮的钢刀架到了青年的脖子上，他只觉得一股凉气浸透全身。但是，做人的堂堂正气使他忘记了胆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给他增添了勇气。他爽朗地放声一阵大笑，然后提高嗓门，一字一句地说道：“说谎？那不是咱中国人的习惯！若不相信，就派人跟我同去祭奠母灵好了。”

鬼子小队队长“卡壳”了。不一会儿，又是一声“八格牙鲁”的吼叫，钢刀收回去了，刺鼻的酒气消失了，青年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那间充满凶残与屈辱的小木屋……

到达青岛。算他运气好，在成千上万个等待买票的人群里，他用高出三倍的价钱，买到一张去徐州的硬座车票。

车厢内也不比车站里好多少。大人的叫喊声，小孩的哭闹声，伴和着各种污浊的气味，充塞在这块不大的空间里。这位青年蜷缩在临窗的一角，双手捂住耳朵，想使自己摆脱这让人心烦意乱的世界。可是枉然，自我设制的“真空”，并

不能消除胸腔的郁闷。

车轮的“啞咣”声响，把满目疮痍的国土甩向后面。夜半时分，车厢里才出现了短暂的宁静。青年揉揉朦胧的双眼，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一张漂亮的信笺，凭借着高吊在棚顶上的昏暗灯光，仔细看起来。

洛宾，我亲爱的朋友！

接到你的来信后，我一连失眠了几个夜晚。爱的波涛，冲撞着我的心扉；你的苦闷，又为我带来了缕缕忧愁……你想“飘洋”去学习外国音乐，这我并不反对。可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的国土大得很，我们首先应该在这块宝贵的土地上觅寻、汲取……我还是坚持去“西方”。如果你不固执己见，我盼你来我处具体协商……热切地等着您！

你的朋友 玫

蜷缩在车厢内的青年——年方二十四岁的王洛宾，将这封充满深情、字体隽秀的来信一连看了三遍，然后轻轻地折起，重新放回贴身的衣袋里。

她——远在河南开封的周玫的信，如同一束充满热能的“信息”，又一次冲开了洛宾追溯往事的闸门……

想起第一次和她见面的情景，还真让这位翩翩小伙心跳脸红哩。

那是王洛宾刚刚跨入大学二年级门槛的时候。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名噪古都的北平大学生合唱团搞联欢。团长拿来一首歌曲，要王洛宾为晚会演出独舞的女生伴唱。这下真让洛宾犯了难。虽然说他是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高材生、合唱团的乐队指挥，并且还与其他同学合开过独唱音乐会，曾

在北平的高等学府内引起过小小的震动……可为女生伴唱，确实还是有生第一次啊！

王洛宾百般推辞，团长不但不答应，而且还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小王，不要客气，这个独舞可是晚会的压轴节目。你知道是谁表演吗？就是艺术学院那位个头不高、圆脸蛋、一笑两酒窝、处处逗人喜爱的周玫。算你有运气，是她点的名……”

合唱团长说完，伸出舌头作了个鬼脸，然后把歌页一扔，扬长而去。把满脸通红的洛宾“晾”在那里呆立了许久。

他还是下决心唱了。

这天晚上，艺术学院宽敞的排练厅里挤满了人。有合唱团的队员，也有附近院校的师生。人们围坐在四周的“看台”上，尽情地欣赏着精彩的表演，欢声笑语快要把这座还算坚固的“大屋顶”建筑撑破了。

一个节目过后，身穿黑色礼服的司仪走向台中，报出了一个节目的内容：“芭蕾独舞《云游》。表演者：艺术学院舞台美术系周玫女士；伴唱者：师范大学音乐系王洛宾。”

司仪清脆、矜持的报幕声，一下子攫住了全场观众的心。嘈杂的排练厅骤然间寂静下来，旋即，又是一阵掌声和欢呼声。至此，观众的情绪达到了沸点。

“芭蕾”这个字眼，对当时的中国民众来说，还很陌生。虽说这是一帮高等学府的“幸运儿”，可他们对芭蕾的“认识”，最多也不过是从外国书刊上知道的那么一星半点儿，从未目睹欣赏过。

铿锵有致的钢琴旋律，平息了场内如狂似痴的鼎沸。在不长的一段前奏过后，穿着紧身衣裤的周玫舞了出来。

旋转、踮足、腾跃，轻捷洒脱、欢快奔放，柔美动人的舞姿，竟深深地抓住了满场观众的心。

蓦然，一阵嘹亮的歌声从天幕外飘出：

那天你翩翩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
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这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

婉转的歌喉，瞬时夺去了满场观众的目光，数百双眼睛兴奋地望着这位早已被大家所熟悉的乐队指挥。只见他伫立钢琴前侧，正满面通红地唱着在当时已闻名全国的青年诗人徐志摩写的优美诗篇《云游》。而大学生合唱团的队员们都清楚，这首歌的谱曲者正是眼前这位演唱者。

优美的歌声在继续：

你更不经意在微卑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
虽然你的明艳在过路时
点燃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
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突兀中静止，
他要你飞渡万重的山头。

……

引吭高歌的王洛宾，一开始还有点怯场哩。开头的几

句，他简直是用心中那面急擂的鼓声将它排挤出来的。几句唱过，他的心情才自然起来。这可能是由于舞者那潇洒奔放的表演和间或投射过来的那一束深情、明亮的目光……

演出结束，心满意足的观众们啧啧称赞着离去了。满脸红霞的周玫迈着飘纱的碎步走过来，撩起藏青长袍的前襟，向王洛宾——这位成功的合作者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用欣悦、清脆的嗓音说道：“王先生，谢谢你！您的曲子作得好，唱得也好……”

早已恢复了常态的王洛宾又拘谨起来了。他微红着脸，向面前这位勇敢的“艺术天使”（他当时就是这样形容的）投去深情的一瞥。

……

夜深了，习习秋风送来阵阵寒意。在斑驳昏黄的路灯下，他们漫步在北平街头，侃侃交谈着古老中华瑰丽的艺术。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接触。

随着大学生活那黄金般日月的流逝，他们的交往频繁了，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大学生合唱团的排练厅，是他们公开的见面场地，每逢到合唱团活动日，有着中国女子温柔天性的周玫，总要去食品店里买一些糕点糖果，用花手绢包好藏在身边，趁别人不注意时塞给洛宾。而每次排练、演出结束，洛宾又总是将她送回学校、宿舍。礼拜天和节假日的西山、颐和园等著名游览区，更成了他们自由自在的天地。

深秋九月的一天，他们又来到了西山，在枫树林里的一条飞瀑旁，洛宾掏出一个硬皮的乐谱本，面对着“艺术天使”凝眉沉思；周玫打开随身带来的小画板，为这位风度飘逸的乐队指挥挥动彩笔。半小时后，他们互相交换赠品。洛

宾得到的是一幅精致的自己的肖像；而周玫，得到的却是一首使她心跳脸红的“恋歌”：

枫叶红殷殷，
伴我心上人；
清泉滚滚落，
阿哥身边坐。

.....

大自然的美景，为这两位热血满腔的年轻人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在一阵嬉闹之后，他们偎倚在毛茸茸的草地上，谈起了生活，谈起了未来……

啊，未来，这个充满着奇幻和憧憬的字眼，自古以来，曾令多少青年男女陶醉！三十年代这两位经受过高等艺术教育、头脑聪颖过人的年轻人，又怎能不为他们的未来而激动？王洛宾仰望着枫树枝叶间透露出来的一抹蓝天，向女友绘声绘色地叙说起自己的身世和理想。

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民间画匠家庭。祖父和父亲靠画庙宇、祠堂里的壁画谋生。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照像这门技艺，于是，祖父还经常受聘为一些死者画“追影”，在当时的北平一带颇有盛名。父亲的绘画技艺不及祖父，但在吹拉弹唱上却小有“天才”。在他的熏陶和带动之下，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康之家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乐队。天暖季节，每当吃过晚饭，他们便围坐在小院内，开起“家庭音乐会”。这个“小乐队”的人数不多，有洛宾和大姐、二姐，还有父亲和小姑姑；乐器也不复杂，只有廉价的扬琴、二胡、笛子和月琴。可他们的演奏水平却并不低，常常吸引来左邻右舍，拿个小板凳坐在小院内听免费的“演唱会”。而每逢这时，父